

第十二殿-提婆達多品

開示：

今天我們來到「法華勝境第十二品-提婆達多品」。這品是講很壞的提婆達多與很精進的畜生-龍女都可以成佛。前面十品是對大眾講透過修行，大家都可以成佛，為了取信大家，然後以「授記」成佛來鼓勵大眾。到了第十一品，多寶佛現身為世尊證明祂所言不虛；本品則是以提婆達多與龍女都可以成佛來證明。

佛陀為了教育眾生，導演了這部法華經，大咖的演員如成佛再來的文殊、普賢(悲華經中說文殊菩薩是“歡喜藏摩尼寶積佛”，普賢菩薩是“智剛吼自在相王如來”)，觀世音(正法明如來)，有以龍身出現的龍女，當下在無垢世界成佛的，有以佛身出現的多寶佛，有演大壞人的提婆達多，有殺人王的央掘魔羅，還有諸大聲聞等等，就是在教育我們要如何修學。

我們求生西方淨土的先進們，你在臨命終的時候，若是業障現前，你內憂(心想著銀行的存款、金孫、豪宅，眷屬在旁邊哭泣)外患(身體插滿了鼻胃管、呼吸管子，痛苦不堪)，你可以說是內憂外患，心思散亂，這個時候菩薩云何應住？你依什麼而住？說我靠佛號，也可以。但是你完全靠佛號，佛號是外來的東西，如果你內心沒有東西跟它相應，這個力量是薄弱的。

那麼可以往生嗎？可以的！諸位若眼力欠佳或沒時間看完全部，就直接看第三段的龍女成佛與往生西方的心態吧！學學龍女當下自在放下心愛的摩尼寶珠，轉身成佛。你要厭離娑婆，欣樂西方，若一味地沉醉在我這一生如何如何，那如何厭離娑婆呢？要持著「雁過寒潭，鴻踏雪泥，不值回顧」的心態來面對這一生，就像我們生活在空氣中，而不覺得空氣的存在。

隋煬帝想去揚州看瓊花，看到花沒開就下聖旨讓花馬上開放，那瓊花當然不會為他開放。隋煬帝一氣之下把瓊花連根拔除，可這又有什麼用呢？隋煬帝到死都沒有看到瓊花開放的樣子，可是在他死後瓊花卻發了芽，一代一代傳下來，滿天下都看見了。

弘一法師有兩句詩寫得好，「少年貪花花不至，老來無事花滿枝」，這兩句詩有個故事。弘一法師年輕的時候，喜歡梅花，屋前屋後栽了許許多多，可說來也怪，樹雖然活了，就是不開花，等他徹底放棄了看花的念頭，荏苒數十年過去，公子變和尚了，突然有一天，他在一座廟裡看到了大片大片的梅花。

「人有信心而無智慧，則能增長煩惱，有智慧而無信心，則能增長邪見」。這裡的「人」是指修行人，如果我們明白生死的痛苦，能夠努力地修懺、持咒、念佛，靠宗教情操的信心，去努力苦修，這樣也很好。但是，假設我們沒有般若波羅蜜的智慧，來調伏我執、我見，以有所得心來修習善法，可能就會越修煩惱越重。以前沒有資糧還會謙虛，現在越修行，反而慢心越重、煩惱越重，一句話也都不能說他錯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內心那個自我，隨著善法



的增長而膨脹起來。

如果修行不能掌握「我空」的智慧，那就會跟外道一樣，越修自我越大，而這個自我正是煩惱的根本。所以說，只是不斷的加行，沒有修我空的智慧，那這個人貪瞋癡慢...一定是越來越大，比未修行之前還更大。這是有信心，但沒有智慧的調伏，反而增長了煩惱。

反過來，只有智慧，對三寶卻沒有真實的信心，只是把佛法當學術來研究，則增長邪見。這樣又是一種虛妄分別。因為不認為法有解脫的力量，把它當是無量無邊學問，其中的一門學說而已，這樣就會增長我們的邪見，甚至於會說大乘非佛說，產生誹謗正法的邪見。

「故知船及柁師，相須度險，缺一不可，況俱乏邪」？所以，蕩益大師勸勉我們：一個大乘的修行者，「船」是比喻真實的信心，「柁師」是比喻我空法空的智慧，兩個應該互相輔助，才可以度脫生死大海；缺一個都不行，何況是兩個都缺乏呢？

《在家備覽》中說：持戒跟一般的善法，並不完全一樣！

一般的世間善法，佛陀沒有出世，也有這些善法。但是五戒、八關齋戒、沙彌戒、比丘戒，只有佛陀出世才制定的，沒有佛出世，就沒有戒法。因為只有佛陀正徧知的智慧——一念心知一切法，通達緣起甚深義，知道什麼事該做、什麼事不該做，才能應機施設戒法，連等覺菩薩都不能制戒，唯有佛能制戒。戒法，主要有兩個特色：

一、有本期誓：我們在受戒的時候，有最初的「本」，也就是最初的願力——誓斷一切惡、誓修一切善、誓度一切眾生。所以從本質來說，它隨順於佛道，這種力量很大，有菩提願力故。

二、徧該生境：我們一般做慈善事業，可能剛好經過市場，看到一個眾生要被殺害，起了悲憫心，然後緣這個境界，把牠贖回來放生，這樣做也很不錯。但是你的所緣境，只是無量無邊有情當中，其中的一個眾生而已；不像受戒的所緣境，是對十法界有情、無情境界，誓言要斷惡、修善、度眾生。換句話說，雖然付諸行動的時候，只是對某一個境界持戒，但是心中的作意，卻是緣十法界——上自諸佛菩薩，下至蜎飛蠕動，一切眾生，都是我們斷惡、修善、度眾生的對象。所以說「徧該生境」，就是持戒的所緣境，是普遍含該一切眾生。

《在家備覽》也有說到：即便我們今天不小心犯了一條戒、傷害到一個眾生，其實毀壞的，只是其中的一個戒體而已，對其他眾生，我們還是清淨的，因為我們因地所成就的戒體是——法界塵沙二諦等法，是對無量無邊有情、無情境界發起：誓斷一切惡、誓修一切善、誓度一切眾生。這樣的發心，心量非常廣大！所以，持戒的功德跟修善不一樣，修善的境界只是單一的所緣境。

反過來說：「若不持戒，尚不能得野干之身，況復佛身」？野干在動物當中，屬於卑劣動物，樣子很像狐狸，但是性情非常膽怯。是說：假設我們今天發了菩提心，卻不持戒，不要說成就佛陀種種莊嚴色身，就連野干之身都得不到，可能墮到地獄去了，況復佛身！因為持戒有本期誓，實質上，有聖道的力量；另一方面從量來說，它普遍含該一切眾生，功德當



然是不一樣。

有一位修行人去參訪一位禪師，當然禪師見面問的是：什麼是諸法的本來面目？道一句！就談真實的道理，那些枝枝葉葉不談，好比你一天拜幾拜？念幾聲佛號？他們不談這些事情，就是要你道一句：什麼是祖師西來意？你認為歷代祖師講些什麼道理？然後，這位修行人就把內心的境界，向禪師報告說：「萬里晴空，一輪明月」。我的修行就是到這種境界，請您老人家以心印心，幫我印證一下，看看歷代祖師所傳的，是不是這種境界。

「萬里晴空」，是說無量無邊的烏雲—煩惱與罪業，他都已經調伏了；「一輪明月」，是說強而有力量的止觀現前了。禪師就對他說：猶是階下漢！你這個功夫還是階下漢，還沒達到第一義諦。這位修行人很謙虛，馬上跪下來說：「請師接上階」！請您老人家指點我錯在哪裡。禪師就說：月落後再來相見！等你那萬里晴空，一輪明月，消失了之後，再來相見吧。

坦白說：剛開始修行，萬里晴空，一輪明月，這是必經的過程，一定是先假藉法義來反觀，難免都還有一些法執在。好比經上說：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」，我們就會依文觀想—內心當中有一個清淨的本性，不論善的念頭、惡的念頭，都是暫時因緣，應該棄生滅、守真常，不要被暫時的因緣所轉。生命當中，所出現的可樂果報、痛苦果報、別人的譏諷、讚歎，都是清淨本性當中，一時的浮雲。這時候，尚有一輪明月的執著，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，終有一天，我們還是要把語言文字所安立的真如，再捨掉，那就是日落後再來相見了！到底是跟誰相見呢？當然是跟「第一義諦」相見。所以剛開始的下手處一定是「一切唯心」，依止這一念心來修觀，最後再觀察能依止的這一念心，也不可得。這時候，忽然契入本體—不可思議的真如佛性，則「一切語言公案，無不同條共貫矣」！無量無邊的法義，此時就完全明白通達了！



諸位賢者：

這品是講很壞的提婆達多與很精進的畜生-龍女都可以成佛。前面十品是對大眾講透過修行，大家都可以成佛，為了取信大家，然後以「授記」成佛來鼓勵大眾。到了第十一品，多寶佛現身為世尊證明祂所言不虛；本品則是以提婆達多與龍女都可以成佛來證明。

提婆達多是人名，他是釋迦牟尼佛的堂弟。「提婆」意思是天，「達多」是授；「提婆達多」即是天授。印度有很多人都是這個名字。像中國的人名，有的叫天賜，即求天所賜之意。向來我們都知道，提婆達多是佛的堂弟，亦曾從佛出家修行，得五神通，的確了不起。可是，他的煩惱重，不能了生死，引生嫉妒心，心想作佛。聯絡了當時的阿闍世王，傷害佛陀、障礙佛法、破壞佛教，是位罪大惡極的佛教叛徒。

現在這品，不但要講提婆達多與龍女成佛的事(很壞的提婆達多與很精進的龍女都可以成佛)，更要說明他們都是從佛修學《法華經》、弘揚《法華經》之功德有以致之，也即是為了證明《法華經》，是一切發菩提心、修菩薩行者必應深信修持弘通的妙法。在上一品見寶塔品的「證說」中我們談過「見寶塔品」是「密證本迹以勸弘」，現在本品是「顯證古今以勸弘」，強調釋迦牟尼佛的精進力，這是事修。而龍女聽完《法華經》以後轉身成佛，則是偏重理觀，就是「一念相應一念佛，念念相應念念佛」，強調理觀的相應。

一般看來提婆達多是大壞人，跟佛出家後每每想害佛，甚至要把佛害死。這種極惡的表現，只是迹象。約究竟真義講，此中已包含了一大問題--佛是福德、智慧皆圓滿的聖中聖，是這麼偉大，怎麼有這樣反叛障礙他、處處破壞他的人呢？

一般人是隨業報所感，或者過去生中與眾生結怨，自己福德少、威德少、業障重，故今世處處受人障礙、破壞。而佛呢？生生世世修菩薩行的，怎麼今生會遭遇到這些事？例如有一次佛從山下經過，提婆達多以巨石推落下來要打死佛，幸虧被護法神擋住，結果片石碰到佛腳而出血。照說佛是金剛常住身，怎會流血？其實佛會受種種破壞，都是應化身的化迹而已。

所以我們從兩個角度來認識提婆達多：

以迹門論之，他是佛陀逆緣的善知識。他在釋迦牟尼佛行菩薩道的時候扮演逆緣的角色，來增長佛陀的六度功德。譬如在本品當中，釋迦牟尼佛自己說：「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，而成就六度的功德」。這是他的迹門。

若約本門(本地風光)，內心的修證來說，如《大雲經》云：提婆達多的本地功德是不可思議的，他所有的身口意的造業，等同如來。諸位！身口意等同如來，他的基本階位是八地以上，不動地，最基本的，八地以上。本品明示提婆達多是世尊成佛的逆增上緣，故即以此人立這個品名。

提婆達多，我們要從兩個角度來看他，他是比較複雜的一個因緣，從他所示現的事跡，就是迹門來說，他扮演兩個角色：第一個，他是本師釋迦牟尼佛的啟蒙師父。當初釋迦牟尼佛就是跟他學《法華經》而開示悟入佛的知見的。第二個，在佛陀的成長的整個菩薩道過程當



中，他扮演逆增上緣，用逆緣來激發佛陀的精進增上。

但現在有個問題。我們凡夫有四種魔障：煩惱魔、五蘊魔、死魔、天魔，但到初地的時候這四種障礙都沒有了。所以理論上，到初地已經沒有逆緣，沒有人敢跟你抗拒了，魔王連動都不敢動你了(魔王在欲界天，初地已經離欲界了)。那該怎麼辦呢？法身菩薩彼此互相示現，我示現你的魔境，你示現我的魔境，這樣子才能夠使令整個修學均衡，順逆兩個都具足。

提婆達多就是以八地菩薩的境界來示現逆緣，來作釋迦牟尼佛的逆緣，他扮演這個角色。所以這個地方，約迹門他是佛陀的啟蒙師父(示現仙人授世尊偈語)，逆增上緣，約本門他是八地的法身菩薩。

法華經的迹門流通總共有五品，法、寶、達、持、安五品(即是法師品、提婆達多、見寶塔品、勤持品、安樂行品)。這一品是第三品。它一方面引用過去提婆達多弘經，釋迦牟尼佛聽聞《法華經》以後得道，一方面以佛世的時候，文殊菩薩到龍宮說法、龍女成佛，這兩段的事例，來說明成佛的《法華》是怎麼樣？--是「古今不易」。

就是說，你學《法華經》的特點是它沒有所謂的正法、像法、末法時代，跟你在什麼時代學習是沒有關係的。因為它是你自己內心的世界，清淨心隨時存在，什麼時候回家那是你自個兒的事，跟佛陀在不在、世界亂不亂完全沒有關係。

太虛大師講述本品大意云：

世尊自引本事，雖為國王，乃不惜身命而求妙法，由此苦行，遂至今日得證菩提，此悟之難乃「漸悟也」。又恐下劣之輩，畏難而不進，故又說文殊所化七歲龍女成佛之事，以見其易，且海為生死沉溺之地，龍乃三毒之首，女為陰邪垢濁之器，此最難化者，而獻珠之頃當下成佛，何其易耶？此「頓悟也」。良以親近大智為依歸故，意令當機於佛滅後，當親近最勝知識，可保妙悟之極，永不墮二乘之地，故悟之首，以立漸頓。

文殊所化之眾，言其數無量不可稱計者，謂生死大海，三毒窟宅，非大智不能深入，非妙法不能轉煩惱而為妙行也。以智起惑妄，則無數煩惱當體清淨，故無數菩薩，坐寶蓮華，詣靈鷲山住在空中也。煩惱一轉，則一切行皆是佛行，故皆修行大乘空義也。故文殊曰：我於海教化，其事如是。

龍女自示成佛之速也。龍之所鍾愛者珠，今龍女獻珠之頃當下成佛者，表能頓斷法愛則佛性現前，所謂稟明於心，不假外也。龍女忽然變成男子者，示佛性無常，了無男女之相，正破二乘執相之執也。即往南方，言明正為南，表離無明暗則藏性頓顯，佛體現前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，坐寶蓮華成等正覺也。以從妙法得悟，故普為眾生演說妙法，因身子(舍利弗)生疑，故龍女即變男子當下成佛，所以激發二乘，正謂個個丈夫不若一弱女也。

我們解釋一下太虛大師的說明：

我們看《法華經》的特色。比方說你今天修六度，跟環境有關係，你很多因緣要具足，因為

它是因緣所生法。如果說沒有一個度化眾生的因緣，你要強修六度也修不起來。修六度法不是你說了算，你要跟眾生互動的，眾生要跟你有緣。你要度化他，必需他要跟你有緣。

但是，如果你要是內觀真如，這跟所有人都沒有關係了，就看你要不要，看你方法對不對。所以，這個《法華經》的內觀真如，離相清淨心的修學，跟古代、現代、末法、像法是完全沒有關係的。

又如龍女成佛的事情。向來都說女人成佛不易，必定是男人才能成佛；其實並非「女人」不成佛，而是「女人身」不能成佛。本品下面即說，大菩薩中有很多出家的女眾，故女人亦可以成佛。提婆達多品說明了順逆都是一種勝緣。

順緣引導你是成佛的好因緣；另一種是逆因緣，障礙、搗亂你、破壞你，激發你更加努力、精進成佛。龍女成佛表示了大乘佛法中男女平等。故此品不單說兩則故事，而是表明了大乘法有很多是超越小乘聲聞佛教見解。當然主要的是為證明《法華經》而說，其中暗顯超出小乘的一佛乘之法。

我們知道，色身其實沒有錯。佛陀施設方便，你要知道，他要你厭離色身的重點是要你調伏你的貪愛，重點不在外境，他只是託這個色身的厭離來調伏內心，是借境修心的。但是，如果你今天沒有回歸到心性的時候，你過度地厭離色身，那請問你，你以後的生命有色身嗎？當然有色身了。你說阿羅漢灰身泯智，世間上有這個東西嗎？你看佛陀說的，涅槃寂靜，「但以假名字，引導於眾生」。諸位！五蘊通於十法界，沒有一個人沒有色身的，你到極樂世界你都還有色身，只是那個色身莊嚴一點。所以為什麼要把實法放進來？就是你過度的操作會留下你後面的後遺症：法沒有錯，但是，你法上生執！所以我們在修佛法的時候，有時候問題就是說，明明它是個甘露，但是你把它操作成毒藥，那你不能怪佛陀。佛陀告訴你一個法，它本來是一個方便，它透過你觀身不淨，目的是要你迴光返照調伏煩惱；但是我們有些人是觀身不淨就討厭色身，那這個問題就嚴重了。所以為什麼要法法消歸心性？就是說，你最好先回歸到一念心性，然後一念心性裡面現出如夢如幻的色身，你再去討厭它，這個時候你就會迴光返照了。是這樣子。為什麼要把實法這個觀念引進來？就怕你產生法執。

借相修心，不是直接修那個相：

五蘊只能改變，不能斷滅。其實我看到有些淨土宗的人，他在厭離娑婆。我看他厭離娑婆的口氣，我聽得非常害怕。他那個意思就是再也不回來了。就是說，你遲早要成佛，你幹麼要把你現在的修行變成以後的障礙？你總有一天還是要迴入娑婆嘛。我們現在只能告訴自己，我們厭離娑婆是一個過渡。如果你今天對娑婆世界產生一個很極端的思想，你以後要反轉這個觀念就很難了。為什麼阿羅漢有上根、下根、中根？就是法執的輕重。「三乘共坐解脫床」，但是回歸心性以後那就見高下了。就是你因地的時候法執的輕重，到了回家以後全部現出來。

怎麼樣走出娑婆世界的過去，最簡單、最直接的方式就是，從今以後你不要再主宰你的生命，不要再規劃來生了，就這樣子。你不能夠說，我不斷地創造淨土的因緣，我又同時攀緣娑婆的業力，那你臨終一定是真妄交攻。生死業力現前，臨終的往生的願力也現前，那對不

起，生死業力是熟境界，你一惹它，你跟它互動，它一定會強過你往生的願力。因為它是熟境界，你這個淨土宗念佛是生境界。現在的很多人是腳踏兩條船，貪戀娑婆，又想往生極樂世界。但是這兩個力量是不一樣的，因為一個是你無始劫過去的熟境界。

所以這個地方一定要注意，就是你要告訴你自己，你只有一個選擇。你不能夠說我兩個都要：我又想人天的快樂，我還想往生。世界上沒有這麼美的事情。沒有一個人同時在極樂又在娑婆世界，你現在還沒有辦法普門示現。所以我們現在一定要告訴自己，我只有一個選擇，我來生要麼去淨土，要麼就來得人身。你現在就要想清楚。

為什麼必須要勝解？就是，生命的抉擇，你不能等到臨終再決定，你到底怎麼走，你現在要想清楚。你要往生，就有往生的樣子要做出來，那我就放棄娑婆世界。當然，這個地方你不能說只是別人怎麼說，你要想清楚流轉的過失、往生的好處。下定決心以後，你要把一些重要的修習弄清楚，比方說怎麼樣放棄娑婆，怎麼樣能夠念想西方，再配合佛號。是這麼一個概念。這個大家都熟，那就過去，這個淨土宗。

經文云：

爾時，佛告諸菩薩及天人四眾：「吾於過去無量劫中求《法華經》，無有懈倦。於多劫中常作國王，發願求於無上菩提，心不退轉。為欲滿足六波羅蜜，勤行布施，心無吝惜，象、馬、七珍、國、城、妻、子、奴婢、僕從，頭、目、髓、腦、身、肉、手、足，不惜軀命。時世人民壽命無量，為於法故，捐捨國位，委政太子，擊鼓宣令四方求法：『誰能為我說大乘者，吾當終身供給走使。』」

當釋迦「佛」與多寶佛於虛空中並肩而坐的那個「時」候，釋迦佛「告」訴「諸菩薩及天人四眾」弟子說：我在「過去無量劫」之「中求《法華經》」，沒「有懈」怠、一絲疲「倦」。生生世世求此《法華經》、聽聞《法華經》、修學《法華經》。現在成了佛，智慧大，對前生無所不通達。

所謂布施，有三類：財施、法施、無畏施。而布施最重於捨心，即無論施捨什麼，要「心無吝惜」，所謂施以捨心勝。假使無施捨心，東西給人會痛心懊悔施於人，這種布施那就太差了。故要圓滿布施波羅蜜，必須什麼都可以布施——即一切施。這包含內施與外施。何謂外施？即身外之物，如「象、馬、七珍」、財產之類，或「國」家王位、「城、妻、子、奴婢、僕從」。中國人把僕人送給別人是有的，至於將太太、兒子送人則是沒有的。在古印度，當丈夫的有絕對支配妻子的權力，故此說施捨妻、子。

所謂內施，即內物，如「頭、目、髓、腦、身、肉、手、足」都可以布施。為了求一佛乘法，連最寶貴的生「命」都可施捨。所以在菩薩將要成佛時，每每有魔王來，特別要手足、眼睛、肝臟等事。在我中國歷代以來也有很多為了國家民族，而「殺身成仁」、「捨生取義」的壯舉，此即是內施的一種。於無量劫來，都是發菩提心，修六波羅蜜，這是通說。

我們凡夫要轉凡成聖，第一個階位叫做見道位。小乘見道位是什麼？--初果。大乘見道位是初地。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凡成聖。在見道位之前叫做凡位。凡位又分成兩類：一個叫外凡，一個叫內凡。

外凡就是什麼意思呢？心遊理外。像我們現在就是這樣，我們明知道內心本來清淨，但是我們內心當中並沒有在理性上安住，而是向外攀緣。那麼心遊理外的後果是什麼呢？就是理觀薄弱-雖然明白道理，但是觀行力、調伏力薄弱。所以，外凡位所做的事情，他們發菩提心以後只能做兩件事：懺悔業障、積集資糧。因為他理觀薄弱，所以他這個時候的菩提心是很容易退轉的，遇到逆緣就很容易退轉，因為他的事修多、理觀弱。所以叫外凡資糧位。

等到你修到了內凡的加行位，那就不一樣了。你進入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的時候，你的理觀轉強，調伏力也增加。這個時候你內心是怎麼樣呢？心遊理內。你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真如理性裡面活動，安住了。所以這個時候你的菩提心不退轉了，內凡位了。

到了內凡位的時候，基本上，這個菩薩他跟以前不太一樣了，他已經進入三賢位了--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。特別是在十迴向的尾端的時候，他一定要閉關進修了，因為他即將突破見道位最後一道的根本無明。所以，他這個時候要經過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的四加行，這個時候他必須要專注地、精進地在法義上思惟了。

而上述釋迦牟尼佛當初的這段因緣就是進入了內凡位了，四加行位了，所以他對於世間的因緣開始放下，內外都能施而追求無上菩提，心不退轉。

經文云：

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，令我具足六波羅蜜，慈悲喜捨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，紫磨金色，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攝法、十八不共神通道力，成等正覺，廣度眾生，皆因提婆達多善知識故。

提婆達多是跟釋迦牟尼佛出家的，也是佛的堂弟。釋迦牟尼佛成道八年以後回到他的母國，後來八王子出家，他是其中的一個跟佛陀當時出家的王子。

出了家以後，提婆達多非常聰明，他能夠背誦八萬法藏，而且他又修學禪定。既有八萬法藏又有禪定，所以他怎麼樣呢？他就拉攏了五百個比丘跟他學習。弟子多了以後，他就說：釋迦牟尼佛已經老了，這個叫做舊佛，我是新佛，我要創建新的三寶，於是就破和合僧了。我們知道，一個僧團不能兩尊佛，提婆達多自稱他是新佛，釋迦牟尼佛是舊佛。提婆達多破和合僧，這是第一個逆罪。他犯了三個逆罪，這是第一個，破和合僧。

第二個逆罪是破和合僧以後，佛陀派舍利弗尊者跟目犍連尊者去調伏他，這兩個尊者就用神通力飛到他們群居的地方，目犍連尊者用神通力使令提婆達多進入昏睡狀態，舍利弗就到五百弟子的地方跟他們說法，開導他們：你們這樣子做是不對的，是有過失的。就把這五百弟子給勸回來，勸回僧團。提婆達多醒過來以後，看到他的眷屬跑了，就心懷怨恨。

心懷怨恨怎麼辦呢？他就來到釋迦牟尼佛托鉢的路段，當釋迦牟尼佛經過的時候，他就把山上的大石頭推下去。那個石頭很大，佛陀旁邊的護法神就用金剛杵把那個石頭給打碎，但其中有一個碎裂的小石頭打到釋迦牟尼佛的腳趾頭。這就犯了第二個逆罪--出佛身血。

出佛身血以後，他繼續地跟佛陀抗拒。其中有一個比丘尼叫做蓮華色比丘尼，她是所有比丘尼裡面第一個證得阿羅漢果的。她就勸諫提婆達多：你這樣做是不對的。結果提婆達多就用拳頭把蓮華色比丘尼活活打死了。這是第三個逆罪--殺阿羅漢。

所以提婆達多示現三種逆罪，破和合僧、出佛身血、殺阿羅漢。犯了三種逆罪以後，在戒律上說，他臨終的時候地獄相現，無間地獄的果報現前。犯一個逆罪就是要入無間地獄了，何況三個逆罪？提婆達多這個時候內心恐慌，他本來要稱「南無佛」，懺悔，結果念到「南無」兩個字的時候，因為罪太重了，「佛」字還沒有來得及念，就直接墮入無間地獄去了。一劫的時間，然後罪畢出來，成就辟支佛果，然後入涅槃。這個是迹門。

蕩益大師對於這一段迹門的解釋是說：提婆達多他這種示現叫做「非逆而逆，其逆不可思議」，他的內心沒有這種煩惱，但是他示現這個煩惱(逆)。一個人的心中沒有逆罪，能夠示現逆罪，這個人的內心功德是八地以上了，不可思議。

《大方便佛報恩經·卷四》說提婆達多墮入地獄以後，釋迦牟尼佛就派阿難尊者去跟他問候。他說你去跟你的親哥哥問候一下。阿難尊者仰仗佛陀的神通力，就到無間地獄去了。他看到提婆達多在油鍋裡面煮，就說：我代表佛陀來向你問候，那你現在感覺怎麼樣呢？提婆達多不可思議，他說：我現在在油鍋當中，我的感受就像三禪的快樂一樣。三禪快樂是有為快樂當中最為快樂的了。所以蕩益大師說，提婆達多是「非逆而逆，其逆不可思議」。

那有人就問蕩益大師說，那他幹麼要示現逆罪呢？他好好的示現正常不是很好嗎？他說，他要警告後世人，使令大家不敢造罪。就是說，如果大家都示現向善，我們就不知道造罪的過失。所以，提婆達多示現三種逆罪，然後臨終示現墮入無間地獄，這樣子，蕩益大師說，使令後世眾生不敢造惡。這就是「非逆而逆，其逆不可思議」。

蕩益大師說這是什麼境界？蕩益大師說這是遊戲神通、普門示現的境界。他舉例子，比方說迦留陀夷、央掘魔羅等等，示現犯戒(迦留陀夷)或殺人魔(央掘魔羅)都是屬於這種遊戲神通、普門示現。就是一個僧團裡面必須要有順的、逆的，讓佛陀得以制戒，這樣戒法才能圓滿。

至於六度的修學，蕩益大師提出三點，我們簡單地說一下。這個六度的修學有三個重點：

第一個是「對治」：菩薩修六度不完全是利他，他是透過六度的法來調伏自己的煩惱。比方說布施對治慳貪，持戒對治我們的惡行，忍辱對治瞋恚，精進對治懈怠，禪定對治散亂，智慧對治愚癡。他是透過修六度來調伏自己的六種煩惱，這叫對治。因為他每一個在修的時候，他都有內觀的智慧，有這個理觀的智慧。

第二個是「相生」六度，當然它有它各別的內容，布施就不是持戒，持戒不是忍辱，它有它自己的體性。但是它彼此之間可以「相生相成」，就是前前引生後後，後後持淨前前。你布施修得好有助於你持戒，你持戒持得清淨有助於忍辱等等，前前可以引生後後。你如果是持戒清淨，會讓你的布施更加地清淨圓滿；如果你忍辱修得好，對你持戒也是有很大的幫助，它相生相成。這個六度之間是有關係的。



第三個是「果報」：雖然菩薩修六度重點在借事修心，自我調伏，但是他自然地會形成因緣的果報。比方說布施成就大富饒財，持戒成就諸根具足，忍辱成就容色端正，精進成就大威德力，禪定成就壽命安康，所以禪定的人他壽命長，身體也健康，智慧成就辯才無礙。講到果報，他是自然招感的果報。

我們回到經文，這段經文後面主要是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那就是成就應化身了。世尊從法身的歷練，開始發願，然後成就應化身的功德--「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」，乃至於「成等正覺，廣度眾生」。

這一段經文說「皆因提婆達多善知識故」。當然不能夠說完全因為提婆達多的功勞，但是善知識提婆達多是很重要的因素。為什麼呢？我們前面說過，初地菩薩已經沒有自然而起的魔境了。初地哪有魔境呢？他沒有煩惱，沒有死亡的問題，也沒有五蘊的果報干擾，身心世界的躁動干擾，天魔連碰都不敢碰他了。他這個人是初地菩薩，而這個天魔是欲界天，他不能到色界天去，他怎麼敢去干擾這個大菩薩呢？所以世尊這個時候更需要的是法身菩薩互相的資助。

但是這個地方值得我們注意。在唯識學上說，你要扮演一個逆緣的善知識，你要八地以上，低階的不可以扮演逆向的善知識。有一個禪宗開悟的祖師，他的弟子問他說：「師父！你修學到什麼階位？」這個禪宗祖師說：「我現在的修習，我可以入佛，但是不得入魔。」就是說，我可以示現正常的佛相，就是清淨的功德我可以示現，但是我沒辦法在正常情況示現非道，那種不正常的殺、盜、淫、妄等相狀，來顯現我的菩薩道。這個超過他的範圍。因為你要修到染淨不二(這位禪師他只能示現淨相，無法示現染相)，那不是一般的菩薩，要八地以上。

所以，這個逆緣的善知識，蕩益大師會說明，是非常難得的。就是說，你今天跟他是同參道友，你們兩個都成就初地了，那彼此要互相幫助。有時候我是做你的同參道友，鼓勵你，你也鼓勵我，那就叫順緣的善知識。但是你要為你的同參道友扮演逆緣的善知識，對不起，你要八地以上才有這個能力。這個逆緣是不容易的，後面會說明。

這個提婆達多，一方面做釋迦牟尼佛的啟蒙師父，一方面在他開始悟入法身、從空出假以後進入方便道的時候，又扮演他的逆緣善知識，對釋迦牟尼佛其實幫助是很大的。所以釋迦牟尼佛感謝他，因為提婆達多的緣故，使令我快速地成就六波羅蜜，慈悲喜捨，乃至於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種種的功德。他這意思是讚歎提婆達多對他的幫助。

經文云：

佛告諸比丘：未來世中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聞妙法華經提婆達多品，淨心信敬，不生疑惑者，不墮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生十方佛前，所生之處，常聞此經；若生人天中，受勝妙樂；若在佛前，蓮華化生。

佛陀講完自己跟提婆達多這段因緣以後，就作個總結：佛告諸比丘，在佛陀滅度以後，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聽到《法華經》的「提婆達多品」，他聽完以後內心清淨，而且產生恭敬心，完全沒有任何疑惑，那麼這個人來生絕對不墮三惡道，而且一定能夠生在十方諸佛面

前，生生世世，所生之處都能夠聽到《妙法蓮華經》。那麼他的果報呢？如果是在人天，就享受殊勝的快樂；如果生在佛前，就是蓮花化生。

這段經文，蕩益大師解釋說，為什麼聽到提婆達多品不生疑惑有這麼殊勝的功德，就不墮惡道而生在佛前呢？

蕩益大師說，提婆達多造作逆罪以後又能夠蒙釋迦牟尼佛親自授記，你聽完以後完全相信這件事情，表示你這個人「不于善惡之迹妄生分別」，你這個人對於這種善惡相狀的執取已經是慢慢地淡薄了。這表示什麼意思？一個人對善惡的相狀不生執取，那表示你內觀的智慧增長，你內心對於一心真如，內觀已經到了一個程度了。

所以蕩益大師說：「鐘以扣鳴，刀以磨利，金以練精，梅以寒香。」就是說，一個鐘要去扣才有聲音的，刀要磨才利，黃金要經過提煉才能夠精純，梅花要經過寒冷才能夠產生香氣。所以蕩益大師結論：「但取其益，不計其非。」這是重點了。

我們一般人因為理觀薄弱，所以我們怎麼樣？害怕惡因緣，我們喜歡善因緣。我們希望能夠有好的善知識幫助我，貴人越多越好，惡因緣越少越好。蕩益大師說你這樣是錯了。你今天會對善惡的相狀產生執著，表示你的理觀是薄弱的。他說，重點是它對你有幫助，而不是說它到底對不對。比方說，蕩益大師講一個譬喻說，「如子食乳，不譏母醜」。這個母親對小嬰孩，她可以給他母乳滋養他，這個小孩子不會去計較這個母親長得醜不醜。重點是這個母親可以滋養他的嬰兒，所以我們對於傷害我們的人，縱然不能心存感激，至少也要學習不懷仇恨。

就是說，順緣也好，逆緣也好，這不是重點，重點是結果。結果當然幫助你了，就是所謂的「但取其益，不計其非」。如果你能夠對這個道理深信不疑，那麼你這個人的觀照力到一定水平了。觀照力強的時候，你的業力也調伏了；雖然有業力，但是可以帶業了，帶業往生到人天，帶業往生到佛前，往生到極樂世界。

所以蕩益大師說，提婆達多示現這麼多的逆罪，還能夠蒙受佛陀的授記，你對於這一品深信不疑，表示你這個人看事情已經不是從「有相」的因緣在看，你是從一念心性的角度來看事情了，那就恭喜你了！你這個人遠離三惡道，生在佛前了。

經文云：

時天王佛般涅槃後，正法住世二十中劫。全身舍利起七寶塔，高六十由旬，縱廣四十由旬，諸天人民，悉以雜華、末香、燒香、塗香、衣服、瓔珞、幢幡、寶蓋，伎樂歌頌、禮拜供養七寶妙塔。無量眾生得阿羅漢果，無量眾生悟辟支佛，不可思議眾生發菩提心，至不退轉。

提婆達多成佛的國土名稱叫天道(世界名天道)。天，其實這個天不是指諸天，這個天指的是第一義諦空，就是自性清淨心。提婆達多因地叫做天熱、天授，所以他果報叫天道。蕩益大師說，因為他的因地是「行於非道，通達佛道」，所以叫天道。行於非道，他的所行所為其實都是惡法，但是他通過這個惡法而成佛。這個就是我們說的逆緣善知識，這是八地以上的境界，我們不能隨便學習的。

天王佛在二十中劫的時間過去以後就入涅槃了。入涅槃以後，他的正法住世也是二十中劫。那麼他入涅槃以後是怎麼回事呢？「全身舍利起七寶塔」，所以他也是沒有經過三昧火去燒身體，他是像多寶佛一樣保持全身舍利。弟子們就用七寶塔把他全身舍利供起來，「高六十由旬，縱廣四十由旬」。供完以後，諸天人民就用各種香花，末香、燒香、塗香、衣服、瓔珞、幢幡、寶蓋等「身業」供養，各種供養；乃至於「口業」的讚歎，伎樂歌頌的讚歎，對著這個寶塔讚歎；或者是「意業」的禮拜恭敬七寶妙塔。這是身口意的供養。

在天王如來滅度以後，他的弟子們到了像法、末法時代，有無量眾生得阿羅漢果，無量眾生悟辟支佛果，乃至於不可思議眾生發菩提心，成就大乘的不退轉。這個是佛陀為提婆達多授未來成佛之記。

為什麼我們凡夫眾生，不管修多大的善法，你都不會了生死？因為我們都是用「我相」的執取去造善。這樣子的輪迴的情況，就使令我們的生命出現了一種不安穩的狀態。有時候這個我相起慚愧心，它會造善，就成就人天的果報；有時候這個我相開始放逸懈怠，就開始造罪而墮落到三惡道。

所以，我們凡夫在沒有學佛之前，我們的生命是不安穩的，你沒辦法對來生做規劃。沒有一個人知道來生會去哪裡(哪一道)--萬般皆是業，半點不由人。因為我相的執取使令我們清淨本然的心中出現了一個水泡，每一個人就被這個自我意識給框住了。這個水泡有時候是生天，有時候到三惡道去。至於這個水泡去哪裡，我們是不能作主的。

直到有一天我們開始學佛。我們學佛剛開始是學三乘的教法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。至於會學哪一個教法，就是看你過去的善根。這個自我的相狀開始接觸到四諦、十二因緣，開始觀察無常、無我，這個時候，在我們的心中開始出現涅槃寂靜的相狀。有些人一開始就修菩薩道，受菩薩戒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那麼出現的是一種六度的功德相。

我們學佛以後，就會出現什麼相狀呢？你會發覺，你的自我的相狀慢慢地縮小，調伏下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「法相」的執取，用法來取代「我」。當然，這個法是佛陀說的聖法，相對清淨而且穩定。所以我們慢慢地從業力跟煩惱當中解脫出來了，開始趨向於空性的涅槃，趨向於六度的功德。

但這個地方有個問題，就是仍然有相狀-「法相」，可能執取功德相，也可能執取涅槃寂靜相。那麼這樣子解脫道以後，有個問題，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」。所以，我們三乘的修學，因為執著一個法相的關係，使令我們跟佛道永遠絕緣。

因為成佛，它的因地不能有相狀，這是基本要求，一定要離相清淨而發菩提願。就是，你所做的是什麼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用什麼心態去做。它強調你因地的發心。這個因地錯了，你後面就全部錯了。如果我們今天是一個有限量的因地，怎麼可能招感一個無限量的果報呢？所以你因地一定要離相，你的果報才能離相。所以整個成佛之道，因跟果要互相隨順。因為果報是沒有相狀，所以你因地也要沒有相狀。

這個地方就是，整個佛陀三周說法告訴我們，怎麼從權法的「法相」當中回歸到我們的本來



面目「離相」的清淨心。

學佛法的弟子，不要老記著未學佛、未出家以前的一套。有的人，開口即說，我從前當過什麼官、幹過什麼事等等，這簡直俗得不可耐。就是真正學佛的居士，也會厭惡說那一套事。不過，也有許多「貴婦」，在家裡有好幾個傭人服侍還不愉快，一進寺院什麼都做，有時抹桌、搬桌椅，縱然遇到脾氣大的師父，偶而罵她幾句，她也沒關係，忍了下來，反正師父罵罵就算了。因為佛法中功德必須在謙虛柔和中求，在三寶中使信心增長，積極修學佛法，智慧即日日增進，把佛法看得比世上權勢富貴還要重才對。這裡所說的國王，為法願當「走使」，就是我們修學佛法者最好的模範。

以下我們來談談龍女成佛：

經文云：

於時，下方多寶世尊所從菩薩，名曰智積，白多寶佛：「當還本土。」釋迦牟尼佛告智積曰：「善男子！且待須臾。此有菩薩，名文殊師利，可與相見，論說妙法，可還本土。」

爾時，文殊師利坐千葉蓮華，大如車輪，俱來菩薩亦坐寶蓮華，從於大海娑竭羅龍宮自然踊出，住虛空中。詣靈鷲山，從蓮華下，至於佛所，頭面敬禮二世尊足。修敬已畢，往智積所，共相慰問，却坐一面。

智積菩薩隨多寶佛來，是為證經、讚經而來，他來的任務圓滿了，所以他說我要回去了。本來七寶塔裡有二尊佛，一位是多寶如來，一位是釋迦如來，可是他只跟多寶佛說，因為他是隨多寶佛來的，當然是要得多寶佛的同意。所以他請辭，說應該要回去了。

文殊菩薩智慧第一，智積菩薩是一切智慧的總匯（“智積”是積集智慧），他倆在很多大乘經中常出現，是老搭擋，故常於法會上，你問、我答，我質疑、你解釋。有時還會爭論，說得好嚴重，甚至面紅耳赤，而今於法華會上亦將開始討論了。這是有意表現給大家看，以顯深義。

聽到這裡，如果大家還記得〈序品〉中之文的話，一定會覺得奇怪。最初釋迦佛白毫放光，照東方萬八千世界時，文殊與彌勒二菩薩均在法會上，討論很久的佛法，文殊菩薩何時跑到外面去（從大海娑竭羅龍宮來）？而多寶佛來時也未提及智積菩薩來。文殊菩薩沒去，智積菩薩也沒來（大菩薩的自在），依文釋之，豈非前文不對後文、互相衝突嗎？其實不然，菩薩之神通力，來去自如。大乘法中也說文殊菩薩分身遍化十方。因此，我們更用不著懷疑了。

這段要說明文殊菩薩弘揚《法華經》，龍女即刻成佛道。中國人喜歡把觀音菩薩與龍女湊在一起，我們時常可見觀音菩薩之左是善財童子，右側是龍女的畫像。在善財童子五十三參訪善知識的過程中，固然參訪過觀音菩薩，彼此有關係；而龍女素來與觀音菩薩並沒什麼緣故，竟把她倆也繪到一道。這也許是表示了青年男女，都與觀音菩薩很有緣，喜歡她的意思，慢慢演變而有此一幅繪像了。照本經說，龍女與文殊菩薩，才有深切關係在，龍女是文殊菩薩所教化的。現在就要說文殊菩薩弘揚此經典，龍女才能成佛的事。

龍宮，以事實上講，大都在大海裡，或如中國所傳說：深山大澤中有龍。龍於四生(胎、卵、濕、化)中，有化生、有卵生等種種，有功德、神通，但大小有差別。經云：很多是從蛇修行成功的，也有魚、蝦、蟆修成的(佛法說是依業力投身)，總之是水裡眾生之總稱。龍所管的是下雨、打雷等事。照佛法說，龍有二大毛病：一是瞋恨心大，碰他一下，脾氣一發如大水災一樣。二是貪欲心強，雖然功德、神通有大於人的，可是講到煩惱的話，不一定比我們人高明，還是瞋恨、貪欲很大的(所以阿修羅與天打戰，會找惡龍幫忙)；不過在天龍八部中，特別能受教化的，龍為居多(也有善龍會幫天打阿修羅)。約表法說，佛法裡面有種比喻講龍難調難伏、脾氣又大，瞋恨、淫欲心很強，牠不聽招呼，一來就鬧出事情來了。所以很多經典裡面講譬喻，也有的表法，每每把龍譬喻成我們心的樣子。換言之，佛法要降伏我們的心，對治心當中的瞋恨、淫、貪欲等等的消除、降伏，就每每用降伏龍的譬喻來比喻。所以，這裡一方面是文殊菩薩到龍宮教化的事實；一方面若約表法說，等於降伏我們內心深處難調難伏的心理。我們的心，一下子想這樣，一下子想那樣，我們向來是用猴子等來比喻心，有所謂的心猿意馬，經典裡面用猴子來比喻我們的心地方也很多。如果講我們心的煩惱強、瞋恨強、貪欲心強，每以龍譬之，故而降龍每每譬喻我們內心的降伏，調伏煩惱。因此，文殊菩薩化龍宮，從事相上講，是文殊菩薩教化龍宮裡面的眾生；約表法的話，文殊菩薩大智慧，教化的主要目的，是啟發眾生的菩提心，降伏眾生的煩惱。

經文云：

智積菩薩問文殊師利：「仁往龍宮，所化眾生，其數幾何？」

文殊師利言：「其數無量，不可稱計，非口所宣，非心所測，且待須臾，自當證知。」所言未竟，無數菩薩坐寶蓮華，從海踊出，詣靈鷲山，住在虛空。此諸菩薩，皆是文殊師利之所化度，具菩薩行，皆共論說六波羅蜜；本聲聞人，在虛空中說聲聞行，今皆修行大乘空義。文殊師利謂智積曰：「於海教化，其事如是。」

上述經文說文殊所教化的菩薩有兩類：一類是菩薩，從初發心即發菩提心，走上大乘的路子；另一種是先修小乘，後來回小向大的，如釋迦牟尼佛所教化的眾生一樣。從一發心就修菩薩行的，當然包括在「具菩薩行，皆共論說六波羅蜜」之中；現在這些向來是小乘——「本聲聞人」，本來是聲聞人的這一班人，他們來到大乘了，他們「說聲聞行，今皆修行大乘空義」。他們過去曾經修學聲聞法，所以他們還是說聲聞行，但是現在大家都在修行大乘空義了。這有兩個意思：

一、最初修行聲聞乘，後來即使回小向大而作菩薩，小乘的習氣個性還是免不了，故雖轉向大乘，但悲心總差一點，自利強一點，都是智增上菩薩；聲聞法裡面講得很多，都是偏於智方面的。

二、菩薩本來是專門修菩薩行、說菩薩法就好了，但為了適應教化眾生，自然需要以各種法門教化，他如果是曾修學聲聞法，當然也可以以聲聞法說聲聞行教化眾生。

所以向來說學菩薩者要遍學三乘，皆得善巧；真正要修菩薩道，聲聞法也要修，對於聲聞法、緣覺法、菩薩法，一切都能夠善巧通達，才是真正圓滿大乘。故這些本聲聞人——從前修聲聞法，現在回小向大的菩薩，還是可以說聲聞行，還可以作為利他方面等等。不過現在

可不是聲聞人了，已經發菩提心，都是文殊師利菩薩所教化，都成為菩薩了。他們修學菩薩與過去有什麼不同呢？「今皆修行大乘空義」，現在，這一班本來是小乘的學者，都已修行大乘空義。

大乘法的特色是空義，所以釋迦牟尼佛說「我多住空」，即常安住於空中，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故天台家亦說空是大乘初門，無論後來別教、圓教說得多麼圓滿無礙，亦以空義為基礎。大乘法的特色是空，即一切法不生不滅、不常不斷，即是空義。藏教的聲聞法說：一部分生滅，一部分不生不滅；現在說一切法不生滅。一切法不生不滅就是空義。

龍樹菩薩的「大智度論」說不生不滅、不常不斷，那就是大乘空義。聲聞過去說「諸行無常，無常故苦，苦故無我、無我所，即空」。而大乘則說「一切法無自性，無自性故空，空故不生不滅，不生不滅故涅槃」。現在這些小乘人回小向大，修大乘空義，即說明文殊所說的是一切法空。

中國古代傳說印度大乘有二派：一是「有宗」，從彌勒下來便是無著、世親；一是「空宗」，從文殊下來便是龍樹、提婆。其實在文殊並不是空宗、有宗，只是在大乘經中常說空理，差不多大乘經談空義處皆有文殊菩薩。現在說眾生修行大乘空義，是於般若波羅蜜多所證悟、所了解、所通達的空理。大家來到法華法會中，是表示自己所知道的、所修行的、及文殊所宣說的如是如是。「文殊」再對「智積」說：我「於」「海」中龍宮所「教化」的眾生，所說的道理，及所修行的「事」實是「如」此。

《大般若經》中廣說一切法性空，天帝釋曾讚須菩提偉大，能「不壞假名而說實相。」假名，是一切現象界中種種因緣所生，如幻如化，種種關係、條件、原因所表現的現象界就是假名（假施設）。這不是破壞假名，而是知道一切假名如幻本性即空，即有顯空，故能不壞假名而說實相。所以第一義的實相即是大乘法性空。故《大般若經》裡講也好，《法華經》裡講也好，說：如果真正地證得空性的，即使是證得我空性，就決定相信要成佛的；如果真正是阿羅漢，決定相信大乘空義。這是《般若經》講的。

《法華經》講：如果真正的阿羅漢，他是會相信一乘法的。什麼道理呢？一乘法固然是說一切眾生都會成佛，而真正可以決定非一乘不可的根據，就因為菩薩修行悟證的一切法空性，法法平等，無二無別，這麼一種證悟到的境界。這就是究竟的真相，即一切法的真實相，無二無別，平等平等。所以《般若經》裡說，哪裡還有什麼叫聲聞？還有什麼叫緣覺？當然就是歸於無二平等，一切都歸於一，不過眾生根機沒有成熟，故而佛陀沒有點破；到《法華經》上面，才把這話點破。

因此《法華經》裡講，叫平等大慧，平等大慧所悟證到的無二無別的平等法空性，就是一真法界、究竟真理。如果證悟到的法有差別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各各不同，怎麼還能成一乘呢？就因為一切法無二義，所以能成立一乘。古來說一乘有種種理由，古人有七、八種之多，其中有一種即是法無我平等性故。文殊菩薩發揚空義，其實就是闡明實相，開示一乘法。雖然過去有修聲聞乘證聲聞果者，現在皆回小向大，成為菩薩，皆修行大乘空義，以大乘空義圓成六波羅蜜多。這是智積菩薩了解文殊師利菩薩說法的內容而予以讚歎——「廣導諸眾生，令速成菩提」，用此諸法實相義講一乘法，廣導一切眾生，教他們證得菩提、成佛。



的法門。這是智積菩薩的讚歎，下面「文殊結示」。

經文云：

文殊師利言：「有娑竭羅龍王女，年始八歲，智慧利根，善知眾生諸根行業，得陀羅尼，諸佛所說甚深祕藏，悉能受持。深入禪定，了達諸法，於剎那頃發菩提心，得不退轉，辯才無礙。慈念眾生，猶如赤子，功德具足，心念口演，微妙廣大，慈悲仁讓，志意和雅，能至菩提。」

龍樹菩薩於《大智度論》中引用《入定不定印經》來解說：眾生根性有很多不同，有人發菩提心之後，費了很大力量，很久時間修行，最後還是退下來。有人發菩提心後，艱苦修行很久，才得無生法忍，慢慢修行，再過了很久才得不退轉。有些人一發菩提心即得無生法忍；或有更快者，一發心即得不退轉，廣行菩薩道，幾下子馬上成佛。這龍女便是一發菩提心即得不退轉，是《入定不定印經》中與龍樹菩薩所說的最利根。一發心即得不退轉，得四「無礙」「辯才」，對一切眾生起「慈」悲心，如佛一樣，等視一切「眾生」，「猶如赤子」，把一切眾生都看成孩子一樣。她得不退轉以後，辯才無礙、慈念眾生、「功德具足」，所以她從此以後「心念口演」，或是口裡說，或是心中念，此念非定即慧，心中念口裡演都是「微妙廣大」，微妙形容極深，廣大形容極廣。

佛法不出深觀、廣行二大門，約甚深義說，是深妙；約廣大義說，是菩薩廣行。有此功德之後，故心念口說，都是微妙廣大。文殊讚龍女是「慈悲仁讓」--慈悲與中國說的「仁」差不多，「仁讓」是指謙虛柔和。「意志和雅」，即不粗暴；「能至菩提」，是能夠成佛的。

依文殊菩薩此一讚歎，引起了很多問題。下面所談的有二：一是男女成佛的問題，二是成佛難易的問題。怎麼這樣容易就成佛呢？使人感到奇怪。向來都說要三大阿僧祇劫修行成佛都還算少，要無量阿僧祇劫才能成佛，為什麼這龍女成佛會這麼快？這也是個可討論的第一個問題。第二個問題就是男人都不容易成佛了，這女孩子怎麼這麼容易成佛呢？這是第二個問題。下面的討論，就是說明這個問題。文殊菩薩這麼說以後，下面「智積申疑」——智積菩薩說明疑惑。

經文云：

時，舍利弗語龍女言：「汝謂不久得無上道，是事難信。所以者何？女身垢穢，非是法器，云何能得無上菩提？佛道懸曠，經無量劫勤苦積行，具修諸度，然後乃成。又女人身猶有五障：一者、不得作梵天王，二者、帝釋，三者、魔王，四者、轉輪聖王，五者、佛身。云何女身速得成佛？」

爾時，龍女有一寶珠，價直三千大千世界，持以上佛，佛即受之。龍女謂智積菩薩、尊者舍利弗言：「我獻寶珠，世尊納受，是事疾不？」答言：「甚疾。」女言：「以汝神力，觀我成佛，復速於此。」

當時，眾會皆見龍女忽然之間變成男子，具菩薩行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，坐寶蓮華，成等正覺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普為十方一切眾生演說妙法。

舍利弗代替了智積菩薩，再詳細問關於男女成佛的問題，也包含了成佛快慢的問題在裡面。於是「舍利弗」對「龍女」說：你說「不久」即「得無上道」，這話叫人很「難」相「信」（依文中，龍女並未說自己快成佛道，只是上面文殊菩薩曾如此說。不過龍女在讚偈中說「又聞成菩提，唯佛當證知。」亦是表示快要成佛之意）。為什麼呢？因為「女身垢穢」，這是指業障重，苦惱多，不是「法器」。猶如杯子，是一個器皿，如果不是破裂的，可以容受東西，可以放東西。法到我們身心之中，我們如果有功德、有智慧、心地清淨，種種功德都可以承受；如果這個人煩惱重、業障重的，那就無法容受了，佛法放進去，都接不住，這就不能叫作「法器」。

女人垢穢不是法器，怎「能」成佛？這法器是指大乘成佛法器，普通小乘阿羅漢，比丘尼多得很，發菩提心、修菩薩行的女眾更不可勝計，這不能說女眾非大乘法器。舍利弗是代表一般小乘人的觀念，真實的說，此話是有語病的。

在古代，不但印度重男輕女，中國亦有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之說，即是說女子不是讀書種子。印度地方，最初的僧團中也不許女眾出家，說女眾不是出家法器，這是一般凡夫、小乘常有的觀念。舍利弗的說話，即是代表了這一種人，如依法相說，這種話是有語病的。「佛道」是長遠的，要「經無量劫」的難行「苦」行，「積」習功德，圓滿「修」行六波羅蜜多、十波羅蜜多，然後才可「成」佛，一下子這麼快怎麼成佛？「又」說「女人身」體「有五障」：「一」、「不」能「作梵天王」，「二」、「不能作「帝釋」，「三」、「不能作「魔王」，「四」、「不能作「轉輪聖王」，「五」、「不能成「佛」。因為女身障重，不能作此五事。實在說，也是有所事實根據的，在一切經典中從未見有過女梵王、女帝釋、女魔王（魔女是有的），或女的轉輪聖王，甚至未見過宗教中的法王是「女身」「成佛」的。這五障是佛在小乘經中所說，也不是舍利弗自己說的，事實是如此，事實在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事情看來，是如此的。現在舍利弗說女人不能作梵天王、帝釋、魔王、轉輪聖王，不能成佛，最主要是「不能成佛」，所以說「云何女身速得成佛？」怎麼你這女人身可以很快成佛呢？這句話包括兩個問題：一、女人不能成佛，二、不能很快成佛。

而你現在是女身成佛，而且是很快成佛，這個是出乎常情，難以相信。他這個意思就是，從業感的角度，女眾的色身的業障，是比男眾的業障稍微多一點。但是這個地方有一個重點，就是說，佛道久遠，經無量劫勤苦積行乃成。你說你會成佛，這個我們相信；你說你要馬上成佛，那表示你在菩薩道已經走到尾端了；既然走到尾端的時候，合理地推論，你業障應該消了，功德也增長了，你不可能再現女眾身了。從業力的角度的確是這樣。

舍利弗的疑問是：第一個，佛道久遠，經無量劫，勤苦積行乃成，所以如果說你是馬上要成佛了，你不可能現女眾相。第二個，女眾相是有障礙的。因為女身是不能現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三世諸佛都是現男眾相。

所以他用業報的相狀來問難龍女的馬上成佛這個概念，用三藏的權法來問難真如緣起。就是表示，看你是成什麼佛。如果你成的是應身佛，那當然就是要曠劫久遠地修學；但是如果是理觀的佛，強調的是一念相應一念佛，這個跟業報身沒有關係，就是禪宗經常說的直下承當。佛陀說你這一念心是清淨，那看你要不要承當，關鍵在這。你要是不承當，那給你一百劫也沒有用；你要承當，那當下就是。

所以龍女用這個「我獻寶珠、世尊納受」來表達理觀的當下的直下承當，就是這個事情速度很快。所以舍利弗就回答龍女說：是的，是很快。這個時候龍女就說，汝以神通力觀我成佛，會更快於我獻給佛陀寶珠的速度，她這樣講她必須做到。「當時眾會，皆見龍女，忽然之間，變成男子。」所以，這個法身的應用不可思議，那種自在力！他就從一個畜生道的女眾變成一個男子之身，而且當下具足六度的功德，然後往南方的無垢世界，「坐寶蓮華，成等正覺」。這個地方成等正覺是應身佛了。

當然分身不是表示他一定要現佛身。那麼龍女是怎麼樣呢？她在娑婆世界現出龍女相，這是她其中一個分身，但是其實她同時在南方的無垢世界現出的是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的應身佛。當然有人說，這個應身佛怎麼沒有經過出生、出家而是直接成道呢？這就是表示說龍女已經成佛了，像多寶佛一樣，示現龍女身來證明世尊說的《法華經》真實不虛。

蕩益大師說：應化「身」的示現不可思議，他沒有固定的章法，不一定說一定要經過什麼過程，他是隨緣，隨眾生的因緣而顯現(與眾生的因緣成熟就示現)。

比方說，你成就法身以後去示現應化身，不像我們得業報身那樣簡單。業報身你只能是一個果報體，你到三惡道去就真的到三惡道去了，你到天上就真的是到天上去了。除了那個業報身，你沒有其他果報體了。我們業報身只有一個果報體。那個果報體在哪兒，就把你的業力、你的想法全部帶到哪裡。

但是，成就法身的菩薩就不是了。他一個法身可以同時示現一百個果報，就像電視螢幕，地球空間中同時存在幾百個頻率，同一台電視機依選擇的頻道可以有一百個節目、一百個人物、一百個故事顯現出來。所以蕩益大師說：諸大弟子並是法身應現，處處垂跡不同，安知不於他界同時示現成佛耶？

蕩益大師舉例子。比方說你看迦留陀夷，迦留陀夷是六群比丘，到處惹事生非，你現在看到他今生是迦留陀夷，但是你怎麼知道他這種法身，在十方其他世界不能示現莊嚴尊貴的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呢？所以法身示現是不可思議的。

八地以前的菩薩分身要現什麼相狀都可以。喜歡現畜生道，就現畜生道，喜歡現人道，就現人道。所以，分身如果是顯現六道相，倒也沒什麼好修習的，你只要發願，隨時可以現。但是你的分身如果要現應身佛，你這個分身要現出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的佛陀，那對不起，你一定要經過事修。

分身，就是說，我們前面說過，初地菩薩他可以有多少分身？一百個分身。不表示他可以同時現出一百個應化身。應化身是要事修，要修來的。比方說我今天是一個初地菩薩，我可以選擇只現三個分身應身佛，其餘九十七個就是隨類化身。我變成一個毛毛蟲，做毛毛蟲之王，度化過去有緣的。剛好他們也做毛毛蟲，我來度化牠們。我做鹿王，做蛇王，這個分身都可以。這種東西都不需要什麼事修的，這個叫隨類化身。但是你要現出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統理九界眾生的八相成道的應身佛，那對不起，一定要經過事修。

因此蕩益大師說，你別看釋迦牟尼佛的弟子迦留陀夷處處造罪，但是你有沒有想到，你安知

他不是在他方世界已經示現了應身佛了？所以這個法身，成就法身的人是不可思議的。就是說，龍女，你眼睛看她今生，你今天看到她是一個畜生道，其實她同時在南方世界是「坐寶蓮花，成等正覺」-早已成佛了。這個地方就破除我們對相狀的執取。

在提婆達多品當中，佛陀為了證明理觀、事修是缺一不可，引用了兩個實際的例子：第一個，就是一個大國王（這個大國王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因地）。這個大國王為了追求無上菩提，放棄了王位，向仙人修學《法華經》。然後，在提婆達多逆緣的刺激之下，精進修學六度而成佛。所以，蕩益大師說，釋迦牟尼佛的因地這一塊，強調「事修」的精進，以事修方式成佛。這是第一個。

而龍女的轉身成佛，瞬間，一轉身變成男身，然後在南方無垢世界成佛，強調的是「理觀」的成佛。這兩個是各有特色，但這兩個其實是缺一不可的。佛陀只是在表顯事修、理觀缺一不可。所以，前面的釋迦牟尼佛的因地成佛強調事修的精進，而龍女的成佛是理觀的相應，就一念的相應。

這個地方是說，釋迦牟尼佛的示現是強調事修的重要。當然，你要講事修，那就是生生世世的勤苦的修學；但是龍女的成佛強調理觀的相應，因為真如本性本來就是你本具的。

龍女就請佛為證。她說：「又聞成菩提，唯佛當證知。我闡大乘教，度脫苦眾生。」我雖然是一個八歲的畜生道的女眾，但是我從跟文殊菩薩所學習的妙法當中知道，成就無上菩提，必須佛陀來印證，「以心印心」。就是，佛陀您老人家作證，您的清淨心跟我的清淨心是不是完全一致？請佛印證。我依止清淨心、菩提願，我在未來世當中，我也會即將示現應化身，轉大法輪度脫眾生。龍女請佛印證，佛陀默然印可。佛陀經常是這樣，佛陀不講話，就是承認你是成就法身佛了。

表面看似龍女供養即成佛，假使說拿個珠子來供養即能成佛，那未免也太容易成佛了，事實上不是這麼一回事。這是譬喻心中的菩提心實究竟清淨，已清淨到如佛一樣的清淨，蒙佛接受、唯佛所有，與佛的境界一樣，當然就成佛了。這是簡單的說明表法的意思。現在關於成佛快慢的問題，大家想想。

其次是關於男女成佛的問題。龍女成佛依然是現男身，經中清清楚楚地說「當時眾會皆見龍女忽然之間變成男子，具菩薩行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，坐寶蓮華，成等正覺」。

並不是說女人到南方某個世界成佛還是女人的樣子；龍女還是成了男子才能成佛。如此說，與上面所說有什麼不同呢？為什麼不說女身成佛？其中可能是這麼一個道理。在佛法之中講，我們的善、惡都有一定的規律，以普通人的心來講，比方現在的心是極惡的惡心，下一個念無論如何做不到是極善的好心，頂多是個無記心，由無記心才能到善心。再者比方現在這一念是惡心，下一念立刻起個善心，這個善心決定是有漏善心，決定不能起無漏善心的。這是法相宗所說的「等無間緣」。凡夫這一念是善心或惡心，下面可以起什麼心，有一定限制的。

比方在軍隊中，今天是個什麼都不懂的小兵，不能夠一下子就成為三軍統帥；假使現在已經

是個參謀總長，或是個陸軍總司令，也許接下來就可能成為統帥。因此以佛法來講，當然女人可以修行，可以證阿羅漢，可以發菩提心，可以修菩薩行，可以成佛，但不可能現在是女身，接下去馬上就成佛。要成佛，過去一定是具備無量功德，怎麼還會是女身呢？不會的，因為女人有種種障礙。但是這種話，當然都是在小乘教這樣講的，世間上普通的看法也是這樣的。不過這世界有很多特別道理，本來是個鄉下人，糊里糊塗一個晚上就被人家推出去做皇帝，古代歷史上這種事情是有的。出家人中也有這種事，照道理一個寺裡當方丈和尚要老資格，出家多少年，佛法基礎好，能夠領眾熏修。曾看過有個典故說：有座寺廟選方丈就特別了，一、二百個出家人抽籤，有次抽到一個十幾歲的小和尚，這種特殊情形也不是沒有。

龍女是大根機，現在是女人身，一下變男子，接下去就可以成佛，這種道理，已經是不得了，不是普通的道理，而是特殊的道理了。並非依然是女身的樣子，接著就成佛，不是的，真正要成佛，還是男人身，經典裡寫得很清楚。所以無論梵王、帝釋、魔王、輪王等等，皆現大丈夫相，才能成就的。這裡說女身不能成佛，還有成佛快慢等等的問題。一般人認為怎麼可能這麼快成佛？龍女她就很快，一下子就可以現男身，現男子大丈夫相就可以成佛。像這樣的道理已經不是普通的道理，而是特殊的道理。

最後是談到成佛快慢問題。如中國天台家所說，《法華經》是純圓獨妙的，如果聽《法華經》，可能會快一點成佛吧，但並不一定。如大通智勝佛時，為眾生說《法華經》，十六王子生生世世都是為他們說《法華經》，至釋迦牟尼佛時，才回小向大，授記作佛，還要說舍利弗、四大聲聞要過多少劫數才能成佛。這樣說，聞《法華經》並非一定很快便能成佛。真正的道理來說，此《法華經》甚深，是能使眾生發菩提心的成佛法門，是可以必定成佛、究竟成佛的，《法華經》的甚深在此。至於成佛的快慢問題，那要問自己了。如果說聽了《法華經》，一定可以快成佛，那麼我們大家也立刻可以成佛了！

上面說到龍女的利根問題，在佛法中有唯識、中觀兩派不同說法。唯識宗認為這是方便說，一個人發心成佛，一定要經三大阿僧祇劫，馬鳴菩薩在《大乘起信論》中也這樣說。龍樹菩薩的中觀說，的確有很快成佛的，這是根機的關係，一種是利根、一種是鈍根的不同。利根中又可分上中下三類，鈍根有兩種，龍樹菩薩依《入定不定印經》分為五類。這快慢的問題，並非說今生聞法、修行、證悟與否的事，而是從初發菩提心說起。有些人初發菩提心，即得無生法忍，或即得不退轉，即得成佛，這便是利根。如果發了菩提心，修行時間甚大久遠，才得無生法忍，才得不退、成佛；或者有發心修行很久，還會退失的，這便是鈍根。這樣說來，釋迦牟尼佛修行三大阿僧祇劫，是鈍根眾生了！其實，這根的利鈍，並沒有所謂好不好，到成佛時還是一樣，並不是根利便好些，根鈍便差些。

本來眾生是平等的，為什麼會有利根、鈍根之別？龍樹菩薩於《大智度論》中說：未發菩提心之前，如果有充分的準備，積集種種功德已經很深，一發菩提心，程度便很高，即是利根。如果平時沒有積集功德，沒有準備充分即發心，這便是鈍根。猶如古時的孩子讀書，不求甚解，天天把書本死背爛背，等到長大後，老師一開講，提筆作文時，才知道肚子裡的東西用不完，這就是準備充分的緣故。

故根據龍樹菩薩解釋此道理，此人在未遇佛法之前，能夠廣修功德，雖然未發菩提心，但類似佛法的智慧、慈悲，已經準備充分了，一下子發菩提心，什麼都現前。所以成佛的利鈍，

一是先發菩提心，一是準備充分後才發菩提心。成佛的快慢，亦在這根的利鈍問題。

龍女成佛一方面是證經，一方面也可以說是到釋迦佛法會當中廣行佛事，利益眾生。等到這個事實證明了以後，「智積菩薩及舍利弗、一切眾會，默然信受」，大家也沒話說了，不能不信，也不能不承認此事了，女身馬上就可以成佛，而且發菩提心以後，有速疾成佛的可能性，對女子成佛、速疾成佛這兩種道理都起了信心。這些都是聽了《法華經》而來的，所以也就是間接讚歎稱揚《法華經》的威力。

這一點對我們臨命終是至關重要的。我們臨命終是不是能靠修行？因為你臨命終的時候是你生命中最糟的狀態，你躺在床上，不可能起來拜佛。說我平常都是靠拜佛保持正念，你有本事站起來拜佛看看？所以，臨命終的時候，「修德」其實力量薄弱了，要靠「性德」。就是你必須靠一個縱然你的狀態再怎麼糟糕，它永遠是清淨的。你在臨命終的時候，若是你業障現前，你身體插滿了管子，你的眷屬在旁邊哭泣，你可以說是內憂外患，心思散亂，這個時候菩薩云何應住？你依什麼而住？說我靠佛號，也可以。但是你完全靠佛號，佛號是外來的東西，如果你內心沒有東西跟它相應，這個力量是薄弱的。

所以，在臨終的時候可以讓你依靠的，就是有一個像龍女的摩尼寶珠，它永遠在那個地方等著你。它在凡不減，在聖不增，它也絕對不會因為你身心的錯亂而變成不清淨，就是這個理觀的智慧。所以理觀是強調離一切相，這你要弄清楚。理觀是超越因緣所生法的。什麼叫離一切相，簡單說就是它跟你有沒有修行，跟你煩惱重不重，跟你的業障重不重完全沒關係。這才可貴嘛，這樣才可以安住。這是理觀。

第二個，事修。事修強調即一切法--你有修行你就有功德，你造罪就有過失，這就是事修。那就是因緣所生法了，所以蕩益大師說，你這個修行人先把理觀事修分清楚，一個是內觀，一個是外修。一個內，就是摩尼寶珠，你再怎麼窮，摩尼寶珠還是這樣子。但是事修就是說，你要是不修行，有摩尼寶珠也沒用，摩尼寶珠你不能當飯吃，你要拿出來貿易，你才有辦法用摩尼寶珠去換取你的飲食，所以這個靠修德。也就是說理觀是「離一切相」，事修是「即一切法」。這是先把理、事分清楚，闡明理、事的差別。

第三個，你需要再把理觀、事修合起來。就是，理觀不離事修，事修不離理觀，所謂稱性起修，全修在性。所以，理事是相輔相成，互含互攝，缺一不可。你真正把《法華經》的一佛乘思想啟動，你純粹是理觀也不行，純粹的事修更不行。就是說，你有一個摩尼寶珠，然後呢？然後你還要精進地去做貿易，用摩尼寶珠換取你的衣食，換取你的房子，換取你各種的資具。所以，這個地方，蕩益大師他的意思就是說，理觀不礙事修，事修不礙理觀。

這個道理懂了，你就知道智積菩薩的問題在哪裡。智積菩薩就是強調釋迦牟尼佛因地的事修成佛。其實釋迦牟尼佛的成佛，他歷劫的勤苦的修學成就應身佛，他哪裡僅僅是事修而已？你認為這個事修沒有理觀做得到嗎？不可能嘛。不要說三大阿僧祇劫，就算一百阿僧祇劫，你整天修菩薩道，如果你沒有理觀，你也成不了佛。

所以，當一個法身菩薩強調事修的時候，他背後一定有理觀，只是他不談而已。釋迦牟尼佛不可能沒有理觀，龍女也不可能沒有事修，只是蕩益大師說，各自表法。佛陀為了激勵我們

在逆境中成長，所以用釋迦牟尼佛做榜樣，強調事修精進，突破障礙。釋迦牟尼佛為了表達我們的修行不會因為煩惱重，也不會因為你是一個畜生、你是一個女眾而障礙，所以，龍女用理觀來表示，這個理觀裡面一定有事修。只是蕩益大師說各自表法而已。就是，釋迦牟尼佛的整個修學表示事修的圓滿，而龍女的這個業報身，她一念的迴光返照，一念的相應，成就圓教初住，強調理觀的圓滿。各自表法而已了。所以這個理事是圓融的。重點是，龍女這樣講的時候，希望佛陀證明。佛陀默然，那表示佛陀認可了。這是第一段的問難，就是所謂的智積菩薩的問難。

佛陀講完提婆達多品以後，智積菩薩、舍利弗尊者，一切的與會大眾，對於理觀、事修這兩種妙法都信受奉行。提婆達多品等於是引證，佛陀不跟你講道理了，實際引出這個路到底有沒有人走過。一個道理，它必須具備可修性和可證性。當然佛陀引出的這兩個是比較極端的例子：

第一個是「逆緣」：釋迦牟尼佛，他生生世世為提婆達多所障礙，他完全靠自己的精進力，突破而快速成佛。按說，釋迦牟尼佛的成佛，按輩分來說，他應該在彌勒菩薩之後。因為彌勒菩薩是他的學長，彌勒菩薩生生世世都是示現做他的老師的。那他為什麼跨越彌勒菩薩呢？就是由於提婆達多善知識。

佛陀的意思就是說，你不要埋怨你的逆境太多，從事修的角度就是，你要把它當作逆增上緣。你看釋迦牟尼佛，提婆達多不斷地給他刺激、障礙。世尊成了佛，提婆達多偏要障礙他，要自己做新佛與世尊對抗！所以他就是從逆緣當中成長。

第二個就是「業報身」：逆緣所強調的是應身佛的事修。那麼龍女呢？強調理觀的法身佛。她雖然是現一個業報相，但是內觀真如跟你煩惱重不重、業障深不深沒關係。

所以這個地方佛陀舉出了業障的相狀跟逆緣的相狀，來示現兩種成佛：成就事修的應身佛跟理觀的法身佛。這兩個故事當然都很感人，釋迦牟尼的捨身命手足的事修，龍女的轉身成佛的理觀。

修淨土宗行人，最好把龍女成佛這一段好好讀一讀，把這個清淨的摩尼寶珠直下承當下來，這是成敗的關鍵！

那麼淨土宗，我們說一說淨土宗的帶業往生。其實淨土宗可能更偏向於龍女的成佛方式。為什麼這樣講？因為淨土宗的特點是時間緊迫。沒有一個人規劃說我來生才往生的；你說來生再往生，你講這句話，那等於表示你不是修淨土宗的。因為來生誰知道呢(可能在三惡道，無法修行)？淨土宗你今生就要成就。淨土宗的好就好在它可以「帶業往生」。

但它也有缺點，它沒有時間等你。你說我走難行道，我不著急啊。我今生只要修行增上就好了。所以你看難行道的人，其實他沒有時間壓力。淨土宗其實某種程度上有時間壓力，因為臨命終就看輸贏了。所以淨土宗沒有太多時間讓你事修。當然這個也不是重點，淨土宗的成敗是怎麼樣呢？理觀的智慧，看誰能夠把業帶走(到了西方後再來處理)。

諸位！你學過唯識學就知道，業力是跟你的心識有關係的。你心收起來，「心若滅時罪亦亡」。所以，臨終的正念不是偶然的，取決於你晚年的收心。說你這個人念佛念得那麼多，你一天念三萬聲佛號，那不表示你會有臨終正念；要看臨命終的時候你的所做所為，你的心是不是在往內收。如果你今天沒有收心，那麼你在佛堂當中念佛很專注，出來以後還是攀緣，那表示你這個業力沒辦法帶走，你這個業力是不可攜帶。那你臨終的時候會變成怎麼樣？你的願力現前，你的生死業力也會現前。那對不起，它是熟境界，你的願力絕對抵不過你的業力。

所以，一個人臨命終會不會達到正念，大概你往生前五年是一個指標。當然我們不知道你什麼時候往生，大概你這五年的心有沒有收起來，就是你臨終前那五年是關鍵指標了，就是收心。收心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理觀。

所以淨土宗，你會念佛，他也會念佛，其實你念一萬聲跟他念兩萬聲，意義都不大，意義不大。因為往生與否不在於你持名的多少，就在「信願」。那麼信願，厭離娑婆、欣求極樂，厭離娑婆。欣求極樂每一個都會，看到極樂世界依正莊嚴，誰不欣求呢？關鍵是你能不能從娑婆世界你熟悉的煩惱與業力裡面走出來，就是你有沒有辦法走出去。你娑婆世界走不出來，你沒辦法去規劃未來，你與這娑婆世界不斷地糾纏不清嘛。

諸位！其實你慢慢學《法華經》會知道，到了晚年，成敗關鍵就是理觀的智慧了，就是迴光返照。所以，「放下」只有一個前提，就是看破。你生命的本質沒有看破，你怎麼放得下呢？我們每一個人一生，不管他活得痛苦快樂，你找一個業障最重的人來問問，他對今生也是心有千千結。你說他完全厭離娑婆，也未必。所以每一個人在一生中，我們不要講多生多劫，就講你今生，你走了這幾十年來，對娑婆世界是又愛又恨，各種因緣都有，恩怨都有。那這個時候你怎麼面對你的因緣法呢？只有一個方法，就是「何期自性，本自清淨」，本來就沒有因緣，只有這個有解，只有這一條路而已！

諸位賢者！我再講一次，因緣是不能處理的。當你想要去處理因緣，你就回不來了。所以，因緣能夠調伏下來，不是你去處理，你是因為看破放下而走出因緣，是這樣走過來的。所以臨命終的時候，你看，有些人佛號念得很好，但是他就不能往生。他走不出因緣所生法，他走不過去，心中有罣礙。

所以淨土宗的修行人，最好把龍女成佛這一段讀一讀，她從一個業報身怎麼樣轉身成佛的？就是直下承當「何期自性，本自清淨；何期自性，本自具足」。就承當！把這個清淨的摩尼寶珠承當下來，這個是成敗的關鍵！

註：《大方便佛報恩經·卷四》

……於是佛陀即遣阿難尊者前往地獄，探視提婆達多是否能忍受地獄之苦。阿難尊者來到地獄門前，向牛頭阿傍說：「請為我傳喚提婆達多。」牛頭阿傍說：「尊者是問哪一尊佛的提婆達多？過去每一尊佛皆有提婆達多。」阿難尊者說：「我是要找釋迦牟尼佛的提婆達多。」牛頭阿傍隨即喚提婆達多：「阿難尊者在外面，希望和你見面。」提婆達多十分感動地說：「阿難你來了！如來是否還憐念我呢？」阿難尊者回答：「佛陀派我來關心你，是否能



夠忍受地獄之苦痛？」提婆達多說：「我雖處阿鼻地獄，卻猶如比丘入三禪之樂。」

佛陀開示大眾：「菩薩為接引眾生修大方便法，雖受生死無量大苦，卻不以為患。所以不要認為提婆達多入阿鼻地獄即是惡人，實是提婆達多微密妙行大方便之示現。」在場無量百千菩薩得無生法忍，無量百千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無量百千人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道。天人散天花遍覆大眾，並作天伎樂，放大光明。一切大眾聞佛所說此微妙法，歡喜作禮而去。

資料來源：

法華勝境介紹的文字與內容引用自下述大德們的講演與著作。

淨界法師；育因法師；性梵法師；慧嶽法師；道源法師；智諭法師；聖嚴法師；道證法師；印順法師；太虛法師；藕益智旭法師等。